

春秋集註

五



春秋集註卷十六

宋

高

閔

撰

僖公三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二心以事君也然則平鄭父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故并書其名字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齊侯于

陽穀則非禮矣公稔知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桓親見二國之事亦循其故姜氏婦人何知焉以齊桓魯侯二君相會而使婦人廁于其間何以示兩國侍御僕從之臣乎

秋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楚人伐黃

黃雖先屬楚前此屢從中國盟會及伐楚之役聖人雖不明書而以下文攷之黃實與焉及楚滅弦弦子

又奔之故楚人以為討而管仲既死桓公霸業已衰不復能救是故君子憫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是月庚午朔不書朔因舊史也日食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夏楚八滅黃

黃人恃中國之睦于齊也故舍夷狄而即中國今楚人自去冬見伐而齊侯不救至是遂為楚所滅滅弦滅濫皆不書伐而此先書伐蓋所以深刺齊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狄嘗滅衛衛遷楚丘今又侵之衛保溫子也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觀狄之疆而知諸侯之衰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因魯往會而特著其臣子私謚之罪而陳侯居喪出

會視下文而義可知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衛爲狄所侵諸侯莫救于是衛侯因淮夷之病杞遂請齊會諸侯以禦之蓋將假此聲勢以威狄也是時王室有戎難而春秋不書者齊侯至是不復知有王室矣而杞以二王之後反獲諸侯之會以免淮夷之難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諸侯皆受齊侯之命同力助杞故公會罷而歸使公子友如齊蓋將爲杞城緣陵故也諸侯皆然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乃會鹹諸侯前目後凡也緣陵杞邑也不繫杞者杞不能自保其國也杞小而弱又以淮夷之故且二王之後故齊侯特率諸侯同力城緣陵將遷焉而不遷者城之力也故詩人頌僖公有淮夷獻琛之美然則服淮夷者齊侯也而獨頌僖公者國人之辭也

然城楚丘亦齊侯也反若魯自城之何也杞爲淮夷所病其國其君猶存而霸者能率諸侯城之固非不義之舉特以無王命而貶故猶可以諸侯道也衛爲狄人所滅不請于王而創建其國史立其君非制節謹度之道故不可以諸侯道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女子許嫁笄而字其曰季姬是已許嫁矣然不繫之鄆則是女而非婦未嫁之文也未嫁而及鄆子則是內女爲主也內女爲主與鄆子遇而使鄆子來朝者

傳謂非行朝禮也使鄆子來請已也來請已者本非許嫁鄆子故也何休謂季姬許嫁邾子是已自是邾人怨鄆子兩國禍難不解蓋由季姬未嫁而所為如此故稱及稱遇稱使以著其惡而鄆子之擇配魯僖之治家從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案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承樂大典並闕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

徐之無功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

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季姬嫁于鄆纔及八月而卒然所以為鄆之禍甚酷

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此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

而猶未絕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案此條從程端

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

姜能無嫌乎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入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狄救齊

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案此條從

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求霸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霸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于其間宋襄既有求霸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霸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己之彊擅執國君以陵轢諸夏亦已甚矣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公之盟曹南怒鄆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霸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戮鄆子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

以人為用也諸侯終則名郕子不名史佚之案此條從春秋

傳說彙纂補入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次之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于勞民而已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夏郕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入滑強陵弱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

秋本義補入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隨自是服屬於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案此條從春秋傳說

彙纂補入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言大者久且甚之辭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

以伐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

續至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案此

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來伐我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

此戰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名者史逸之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

義補入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罪諸侯之不赴難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侯夷吾卒

魯尙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

惠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

焉然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

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又舉兵以滅之

抑又甚焉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

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是不有天子而導夷狄以伐中國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齊人加兵于魯魯欲報之當請命于天子會諸侯以

同討其罪夫楚蠻夷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

伐親鄰之國乎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

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不與楚宋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霸國故

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蠻夷恣

其強盛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

蠻夷同伐之伸蠻夷之強屈中國之義罪昭然可見

矣案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

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之嚴如此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畏楚之強而來為此盟亦報乞師之役案此條從程端學春

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

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

義補入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城濮衛地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強甚

于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人不敢復窺中國則功莫盛于此矣

案此條從趙汭春秋集傳補入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楚自齊桓沒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于是遂霸諸侯也衛子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下

案此條從程端

學春秋本

義補入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為何禮

案此條從程端學

春秋本義補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

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

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靖亂之義

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諸侯遂圍許

前日後凡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夷狄以禮義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來皆罪中國不

自正而輕受之耳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秋大雨雹

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蕩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霸不攘斥之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

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

年卻錡卻犇卻至是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夷狄數來我不能以禮義正之故敢稱兵犯附庸之

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嘗為鄰國所奪今復取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凡取人

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

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公子遂如晉

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

厚于晉而薄于周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出皆罪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強暴弱夷狄乘之橫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爾是時二霸奮起齊桓仗大義倡之于前晉文明大順和之于後內率諸侯以尊王室以攘夷狄以安中國而皆謂罪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內率諸侯以尊己也假

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爾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

予晉之勝也

案此條從黃震日抄補入

癸巳葬晉文公

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

案此條從黃震日抄補入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公本事齊逮晉文霸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

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

故懼晉而改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

秋本義補入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

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

入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集註卷十六

春秋集註卷十七

宋

高

閔

撰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例稱子而文成定之即位皆稱公何也既
 踰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
 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公雖上不受命于天子
 而內受于先君異乎無所受而自立者矣故書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者臣子之事而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
惟有弔贈含禭之禮爾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
諸侯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具文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小心畏忌曰僖此臣子之私諡也詩頌僖公惟曰侯
而已春秋例書公蓋臣子之辭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于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
告于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爲諸侯世子喪畢乃朝
于京師以士服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
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鞶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
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
成爲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
爲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使人卽命之非禮甚
矣韓奕之詩宣王錫命韓侯也其辭曰韓侯受命王
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

命不易則諸侯之立必朝京師而受命可知矣
晉侯伐衛

晉襄欲紹文公霸業前年敗秦敗狄以其冒喪用兵
非所謂以正伐不正也故皆貶而人之今衛侯以元
咍之故文公之季年輒背晉而侵鄭襄公既祥遂告
諸侯而討之據左氏又有朝王之實故春秋予其爵
叔孫得臣如京師

公初卽位在衰經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
命公于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

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由君不君故臣不
臣得臣公子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

衛人伐晉

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與兵鄰國受討喪邑貶而人
之不亦宜乎且晉師未退而孔達遽報其伐雖曰有
辭失事大之禮矣晉師于是入于戚而疆其田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襄初立公在衰經中使公孫敖聘之晉侯伐衛已
入于戚公孫敖因往致禮焉凡聘禮必受于廟今非

其所故書曰會非公孫敖敢抗晉侯爲會也不書晉師之入乃所以深罪衛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春秋夷狄之君卒皆略而不日日髡之卒者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商臣弑君父自立惡逆甚矣人人皆得而誅之況楚蠻夷也中國當討其罪晉襄主盟中國不能奮中國之威以誅其賊而制其命聖人于此深惜之蓋當是時中國亂臣賊子往往而是是中國夷狄舉相似爾況楚僭竊大號自謂王子今書世子豈

以其誓于天子哉特以商臣世嫡當立而惡逆如此故聖人特正名爲世子其旨深矣且傷中國不能自正見楚之悖亂莫敢誰何者是中國無人故也

公孫敖如齊

聘晉歸而復聘齊蓋魯人于是兩事齊晉且圖婚于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直在晉故書晉之爵秦師忿以取敗書敗績以戰而敗故不曰敗秦師于彭衙又謹而日之所以均晉罪

于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葬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自薨至今蓋十有五月矣非虞練之時而此方作主者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于其國中故也今經不書處父來魯魯

無亦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公立責魯背盟伐邾公雖居喪未朝天王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反使大夫盟以辱之未有躬朝其國而下使大夫盟之者是以沒不書公也凡大夫與公盟者若非彼彊迫我則但書人以明其非大夫之罪今晉實迫公令與大夫盟故特名處父又去其族以著其罪雖然此非專罪晉處父也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皆不能推明大義而以正理折之遽

自屈辱甘心受盟是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耶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盟于鄭地者聖人以此盟爲謀討楚也故雖晉魯二
卿而與宋陳鄭之君抗盟猶以爵以卿而書之尚冀
其奮中國之威以制蠻夷弒逆者之命也奈何實因
衛人請成而爲此盟將復有事于秦爾故于伐秦乃
悉貶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可以見一歲之望盡失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文公

無意于民急于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特祭也非時祭也以躋僖公故大其事也文
公所以緩于作主意在此也夫僖公雖閔之兄然閔
實先立僖公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及其
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
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于閔公之上則紊亂
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
宜乎以此爲防而漢儒猶有兄弟不相爲後之論夫

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爾既授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漢儒迭毀之禮引宣昭兩帝爲昭穆猶知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帝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亦與閔僖無異而當時譏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帝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

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而漢儒例以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此妄也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爲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一不可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二不可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則不惟棄後君命己之意又廢先君傳兄之命三不可也天下國家則歸之己父

子之禮則恥不爲四不可也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爾豈得故存哉卽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受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

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今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今春之戰秦以忿取敗則晉亦可以已矣爲晉計者不若復修城濮之事連秦伐楚討其弑君父之賊以光紹文公之業豈不善乎乃復擄三國以伐秦報復不已殘民結怨況再舉兵而過京師此尤其惡之大者故貶而人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固自有次第而所謂納幣者卽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內矣夫三年之內不圖婚聖人特于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之于國事皆當盡人臣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焉俾尊者而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幾其可也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沈在汝南平輿縣未嘗與于中國之會若以爲服屬于楚而伐之則可伐之國不勝其多矣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夫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蠻夷弑君父之賊乃興兵以問小國之罪此可傷也已聖人悉貶而人之獨叔孫得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也且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于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見微于濫觴書以爲戒齊桓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而管仲之姓名不見于春秋是乃深明管仲知爲臣之義有其功而名不在己春秋不褒管仲之功其自甚微非達識者孰能知之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顯政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盟于翟泉故赴于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于諸侯也未有宋地故不志其爵但稱王子而止錄其名而已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從于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絕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旣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弑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言雨螽與隕石同義皆天之應也

冬公如晉

三年喪畢乃朝于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爲盟也晉人以往年無禮于公請改盟焉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爲公宜固辭乃復與盟我則非禮故書公及又謹而日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舉晉國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爲救江而已爾舍大罪不問而區區爲小國解紛其亦不察于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日事聖人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

非仗大義之師此聖人深惜晉襄之不能有爲也嗚呼其旨遠矣哉且春秋之義莫大乎伐楚而正書伐楚者二齊桓伐楚先之以侵蔡此年伐楚繫之以救江學春秋者宜致思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三年喪畢不朝天王而朝疆國或執或辱事不可測是可危也

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自往也往不言逆女又不書夫人之至而

變其文曰逆婦姜于齊者譏公成禮于齊也公之圖婚喪制尚未終今之娶也又成禮于齊故沒不言公而直曰婦姜者見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之位不明是不可爲小君而奉祭祀也是以去其氏究觀夫人不終其位國亂子弑強臣擅命蓋由文公不能正其始也以此言之禮之于人大矣

狄侵齊

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又可知也

秋楚人滅江

江終爲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張而處父之帥師無益于救適所以堅其敵耳故先儒謂之晉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事見漢五行志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則其見報乃其常情也書爵書伐曲在秦也秦至是能悔過矣故不復來報聖人取其能遷善此秦誓所以錄于書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垂隴之盟晉與衛成至是晉歸衛孔達故衛侯使來

修舊好也且文公之時僖公之烈猶在故以同姓則
衛使甯俞來聘異姓則秦伯使術來聘蠻夷則楚子
使椒來聘惜乎文公不能繼其業此其可責也俞卽
甯武子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際能彌縫以全君故
孔子謂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故庶子爲君則爲其母
無服不敢貳尊者也自惠公仲子以再娶始僭然尚

未敢同嫡也今風氏乃莊公之妾雖于僖公爲母而
直以夫人之禮薨之者以天王成之爲夫人故也魯
禮之變自此始而妾嫡之分遂亂矣後世不知此乃
有母以子貴之說甚至於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諡此
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不稱天王者以天王之尊而成人臣之妾以爲夫
人又加厚禮焉亂天倫失天理矣故去天以示無天
道也夫風氏僭稱夫人久矣天王當正其非禮之罪

今反成之爲夫人非重貶王則無以知其非也含不及殯故言歸旣含又賵故言且惟明知其不及事而特使歸之以示恩故不書來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旣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諡焉實書以示譏也夫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

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明甚大失春秋之旨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妾母而稱夫人小君天王不能正之反使榮叔歸含且賵亦已厚矣今又使卿會其葬恩數有加焉可謂無天道之甚故再不稱天以深貶之旣葬始來會又見其不及事也

夏公孫敖如晉

聘也王含且賵矣又來會葬矣舍天王而謹事晉不

待貶而見也

秦人入郟

郟楚屬國也初叛楚卽秦旣又叛秦歸楚故秦人入之後遂爲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郟而都都聖人書秦之入郟所以深罪晉襄之棄秦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所以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問其弑逆之罪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立三十四年其子錫我立是爲昭公

春秋集註卷十七

春秋集註卷十八

宋

高

開

撰

文公二

六年春葬許僖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使行父繼舊好且娶焉行父

季友之孫公孫無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季氏自

是世執魯國之政

春秋孫行父如晉

問晉侯之疾也故求遭喪之禮以行移此心以事天王則魯可以爲政于天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立七年晉人以太子夷臯少欲立長君遂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將以爲君旣而不果乃立夷臯是爲靈公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卿共喪事非禮也因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此二事也而連書之何也曰晉射姑出奔由晉殺處父也晉殺陽處父則射姑何爲出奔曰射姑殺也射姑殺則何以稱國曰君漏言也初晉襄公欲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乃謀于陽處父處父謂趙盾能且曰使能國之利也襄公曰諾旣而公謂射姑曰吾欲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及襄公沒處父主境上之事射姑聞晉之喪使人殺之夫君不密則失臣春秋之作所以明微處父本爲國舉能而其見殺實因襄

公之漏言故以專殺大夫之例書所以儆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昔宋太祖誠江夏王曰凡事皆應謹密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豈知此耶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亦所以釋上累也按二年及晉處父盟以其抗公也故不書族以貶之此書陽處父則以明其無罪異乎宋山矣射姑奔狄是自棄于中國也射姑者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曰告月常月云告朔告朔者諸侯受一歲朔政于天子藏之祖廟每月朔告于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又謂之視朔必受之于廟者孝子歸美不敢自專故朝于廟而告之曰廟云者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感月始而朝之也至閏月則雖有晦朔而無時令可察惟朝廟告月而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則是常告也文公以閏爲附月之餘故不復告月則不成朝廟之禮

矣猶者幸其不遂已之辭也苟知朝廟之禮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爲而可已哉按漢律歷志是歲亡閏而置閏閏者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故經曰閏月不告月言無此月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之以歸須句子矣後復爲邾所取今公又取之寘文公子焉以成僖公之志先書公伐邾而後書取須句者以見始則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旣又奪取其地寘人之叛臣重其罪也故謹其

日月

遂城部

自伐邾至取須句兵之在外非一日又因之而城部勞民甚矣城部所以備邾也內城無遂遂城部者不君乎公也不君者何先君取須句而歸其君公取須句而不顧其君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立十七年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共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以國亂故不日不葬

春秋集言
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初卽位欲去羣公子羣公子率國人以攻公乃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稱人以殺非有主名也大夫不名又非大夫之罪也貶責無所寄直志其衆亂無政而已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非因殺之後而報復未已也晉使逆公子雍于秦旣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

不正兩國大夫輒廢置人君皆罪也故悉貶而人之晉懼秦之不肯已遂擊之故書晉及而不書秦敗者秦非志乎爲此戰也所以惡晉也晉趙盾實起此戰特推爲首惡以其舍世子而外求君又不能終反自將而禦之二三其德不令之舉也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旣而食言及秦加兵于晉則先蔑不當與之偕來故旣戰而後書其出奔以自令狐復如秦故不言出也雖然趙盾之議先蔑之使志在靖國非不忠也而明不足以慮難是以至于此然則定國大策自

有常經豈可易哉

狄侵我西鄙

魯間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間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凡盟會皆列叙諸國惟文公之世再盟一會但云諸侯者中國無盟主也何則自晉文以來世主諸夏之盟襄公既歿趙盾既背秦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己故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知靈公年少

政在大夫而靡然甘心俛首而與晉大夫盟故春秋內斥言公外統言諸侯而不列敘者示無盟主且見趙盾之專也何以不斥趙盾盾而置君廢君居然晉大夫而已晉會諸侯而大夫臨盟是諸侯聽之也盾之專施于靈公可也施于諸侯而諸侯皆聽之亦所以慚諸侯爾及新城之盟復列敘者以諸侯再會晉而盾復主之故特列叙以見靈公不君而政在趙盾諸侯微弱之甚皆聽命于盾也自是終靈公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黑臀繼立始有黑壤之會爾或曰齊

桓以前未有盟主何爲盟會以爵列爲次耶曰是時
未有同攘夷狄之事其相盟會者諸侯自相疑貳爾
雖無盟主又何害焉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厥後自進于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
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
爲其能去夷卽華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
伐莒莒如有罪不可不討則宜告于盟主以問之乃
自舉師長此安窮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

人復以夷狄書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公孫敖娶于
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敖之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兩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來請盟俾遂敵之于衡雍衡雍者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雜者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者其亂華也暴亦王畿之采邑雜戎處于王畿之內而諸侯至于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歸又出一事再見故兩舉公子遂以見之晉戎同使失事霸主之義無尊中國之心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如弗聞也至是乃使公孫敖如京師而敖委棄君命不至而復滋見魯侯不臣之罪又失爲國之道不能使一大夫而其大夫亦棄慢不臣廢君之命也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然敖之所以不至而復者欲奔莒從己氏故也夫以疾而復猶且不可況于奔乎此春秋所以謹而日之且見人慾勝而天理滅也

蝨

蝗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昭公之黨也稱人以殺見國亂無政也公子邛之死雖若無罪然司馬之職在于主兵而人得以殺之春秋因書其官而不書其名氏意可見矣

宋司城來奔

此蕩意諸也不書名氏者就出奔之中宜若無罪然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況殺大夫乎意諸為司城不能捍宋至于窘迫而出故以奔書蓋宋之亂正由官非其人不能輔其君是以春秋書其官不書其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孫敖既不至京師而奔莒歸遂不供天王之喪毛伯于是乎來求金不曰求賻者周人諱以喪事求也文勝也不曰天王使者王在諒陰之中百官總已聽于冢宰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文也夫

冢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于諸侯又況新君卽位德未下于民固不可遽以王命誅求于天下也不書王使其意深矣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者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境惟歸寧及奔父母之喪爾皆常事不書也非此三者則書之此憫出姜之失位而志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禮無卿

共葬之文若有王命止之則使上卿可也魯不討公叔敖之罪遂廢賻禮以致毛伯來求金于是不得已而復使叔孫得臣如京師焉然則得臣之如京師本非會葬也據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此乃會葬之文也惟得臣如京師本非會葬故別舉辛丑葬襄王以重著魯之罪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凡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詞也先都以作亂見殺而稱人者晉政不自其主出而趙盾專生

殺之權故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行不致此獨致者聖人傷文姜哀姜之亂而出姜又不安于魯終以子弑而去故謹之而從始至之例且見其無故而出危其失位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及者累辭也累者必有可憫者也

楚人伐鄭

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歿而靈公年少中國無

盟主楚雖負弑逆之罪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于是復見齊桓晉文之有功于諸夏矣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之後不復事中國矣于是而伐鄭不可不救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夫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今既救之又不及楚師故悉貶稱人然書曰救亦善之也蓋存其意也

夏狄侵齊

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亦可謂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立三十五年以下泉侯人之詩觀之其為君可知矣其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為異震故謹而日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此見中國無盟主故楚敢通于諸大國而魯亦不能遽以禮義謝絕之也夫自僖公以來雖交通于中國而聖人以蠻夷僭逆之故但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衰楚雖有弑君父之大惡而中國不復敢問之反與交通而使之接跡于中國于是書其君臣同吾中國之例夫天下之惡一也弑父與君人人皆得而誅之今中國不能討楚子之罪反受其聘于是楚遂入為中國之患而不可遏矣椒之不氏與秦

術同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所以送死者。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于是秦人疑魯之助晉。故來歸襚以觀魯之情也。然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襚爲名。魯不能以非禮卻之。將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成風于僖公。雖曰母子。而先君後夫人者。禮當然也。以過時始至。故曰來歸。夫庶子爲君者。爲妾母。無服。魯

僭事成風以夫人之禮。天子猶來含。且賵。則秦人歸襚。雖爲非禮。亦中國有以召之爾。

葬曹共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春秋集註卷十八

春秋集註卷十九

宋

高

閔

撰

文公三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此哀伯之孫臧文仲也孔子譏其竊位又譏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而已其子許立是曰宣叔

夏秦伐晉

此先蔑討盾也初盾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

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故重貶秦以見盾之能悔過而無衣之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民而不與民同欲豈謂是耶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亦城濮之敗將也北面而事弑君父之賊今十年矣乃謀弑焉楚子聞而殺之亦可悲也已宜申字子西楚有兩子西其一則公子申也皆楚之用事者或問管仲子產而及于子西孔子告之曰彼哉彼哉蓋以其蠻夷非吾黨之士故卻外之不復論其賢否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盡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故不書雨且見公之怠于民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不敢貳至尊也今頃王新立而諸侯不朝反使大夫出聘以盟諸侯而公遂敢與之盟則惡益甚矣故不敢斥公而沒之沒公亦以譏蘇子也夫不雨僭之咎也而繫以女栗之盟是惡知正厥事哉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天

地爲之感變而人安行之皆如女栗之盟莫之非也此春秋所以深貶公也雖然公從霸主而盟王臣多矣未嘗沒公何也蓋有首惡者故不嫌也

冬狄侵宋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旣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此螽之咎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子將求諸侯而經不著其事者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也夫楚子者弑君父之賊死有餘罪而中

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宜其敢肆暴橫于中國矣聖人不使蠻夷遂加于中國也故于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而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而已次者遲疑不前之貌著楚子包藏禍心欲以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惟蔡侯首附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附楚也則此獨書蔡侯者其旨深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此年不書王者見中國諸侯之無王也何以知之以傳攷之麋子逃厥貉之會故楚子伐之楚子侵伐諸侯至是遂稱爵矣以是見中國諸侯自會厥貉之後皆不能加楚也成二年會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主盟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蠻夷待之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叔仲彭生蓋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經不書其卒者據左氏文公薨公子遂欲立

宣公彭生不可既而遂殺世子惡而宣立公又以世子惡命召彭生入而殺之聖人以其不發仲遂之奸謀而禍及嗣君又及其身故略之略之者乃所以貶之也

秋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朝也

公子遂如宋

爲司城蕩意諸故也意諸之歸不書者彼之來奔本非其罪義可以異乎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也

狄侵齊

七年之間狄三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也亦當狄之方強爾狄之強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我地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狄既侵齊而後之魯叔孫得臣以一矢斃其酋首故不言帥師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喜中國之勝也喜中國之勝者不與狄之抗中國也是以謹而日之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夫邾蓋魯之同姓國也而與齊同圍之自是降于齊而爲齊屬今爲齊所逼而復來奔魯故書邾伯而不名推其所由然深以罪魯也與莒展輿邾子益異矣

杞伯來朝

杞復稱伯豈以其國或小振歟王命既壅霸主以國之大小易其班諸侯以國之強弱變其號此之謂其命亂也

春秋集註 卷六 五 繆 晉 校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女子雖許嫁笄而字若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為殤與成人之禮固有差等而文公不以正禮卒之過于常制此春秋所以譏之

夏楚人圍巢

書序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屬邑後為吳所滅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以文公之愚闇而曹杞滕之君皆相繼

來朝則置天王于何地耶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者爵秦也爵秦者進之矣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襁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術來聘意在晉爾夷狄而能進以禮是亦中國也然夷狄之越千里而來聘魯不能以禮外之則又將越千里而報聘矣術不書族以夷狄故畧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秦報令狐之役也凡戰皆以主及客今秦

伐晉旣退而晉追之至河曲而戰焉莫適爲主也故
不書及二國報怨償禍迭起師徒其罪均也故皆人
之不書敗者兩無敗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書城二十九而帥師城之者二此及哀三年城
啓陽是也必帥師者畏他國之擾也夫勞民而城且
不可況帥師以出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何以不書葬曰共公背中國
卽夷狄而死亦異于成公午之得正而斃矣是以不
葬也其子平國嗣立是爲靈公明年與于新城之盟
始自拔于夷狄也

邾子蘧蔭卒

邾文公立五十二年卒其子矍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盡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文公怠于民事
如此

世室屋壞

伯禽爲始封之君故其廟曰世室世世不遷之義也
觀春秋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非所謂卑宮室而致
孝乎鬼神者也況世室者人子所常有事焉者也公
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黜陟之豈有將壞而不知
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此乃所謂變異也
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世或作太與太子太叔同義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爲尋盟而朝晉也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
會之也沓之會公已出境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
來會公蓋欲因公而請平于晉也公許之

狄侵衛

衛侯輕出其國狄人乘間侵之晉不能爲中國而攘
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
之多虞而善公成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旣盟晉而還則又因

與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正于廟故書至以謹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故邾人來討夫欲修
鄰好而反蒙見討雖魯人有以取之而邾人特以使
人不敬而遽興兵以伐人之國則又甚焉

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之來也不敢近我止伐我南鄙而已魯之報也彭
生帥師往伐其國則又甚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此昭公也立二十年夫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禮
甚矣春秋惡之與不書吳越之葬同其子舍立蓋子
叔姬所生也繼為商人所弑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去冬鄭衛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
之從楚者復附晉也然諸侯始皆相會爾眾議既合
而後盟且謀納捷菑焉故別書癸酉同盟以惡之夫
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晉為盟主政在趙盾乃

春秋集註 卷九 九 魯 晉 校
皆俛首而與之同盟可乎而陳侯居喪出盟又不待
貶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之
爲變甚于彗矣且斗有環域而孛星自外入于中此
變之大者劉向曰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
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夫孛星較
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顯矣可不懼哉春秋三書孛
皆以謹人君之戒

公至自會

晉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諸侯之兵納捷菑而此先致
公者見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蓋邾之奔亡公子也晉趙盾專執國政既受他
國奔亡臣子又擅會諸侯之兵歷宋鄭滕薛負入千
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諸國皆俛首從行莫敢以正義
折之者至邾城下而後盾自知其義之不可而弗克
納故不書諸國而獨舉晉人也夫廢置諸侯王者之

春秋集言 卷之六 一 晉校
事而陪臣專之罪莫大焉然聞義能徙亦愈乎遂矣
春秋以改過爲善故稱人以貶其罪捷菑爲人之子
去君父而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之兵以歸篡其兄罪
不容誅故不繫之邾也其曰納者不當納之辭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此著典刑之壞也夫公孫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
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于是乎許之復故爵祿
猶列于朝出入猶詔于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其卒也
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且爲齊人歸喪起

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蓋桓公子昭公弟也舍未踰年而曰君者正舍
之爲君所以正商人之罪也若以未踰年被弑而不
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聖人
原情而立此義晉奚齊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
于此商人自立是爲懿公

宋子哀來奔

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

罪則不書然人臣進退之節視義理何如爾豈有不義其君遂若匹夫之奔逃乎若但書其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其來奔則與有罪者等故書字以示義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爲此也

冬單伯如齊

齊商人弑其君舍舍蓋子叔姬之子魯之出也故魯使單伯如齊以請子叔姬焉以其夫死子弑不安于齊義當歸魯故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商人弑其君而囚其母又怒單伯之來請因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兩書齊人執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之辭何也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弑君父之賊俱北面而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以汚辱之名則黨惡之罪均不可赦故兩書齊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

且以辨單伯子叔姬之誣也

春秋集註卷十九



